國朝文錄續編

上高李邁堂先生輯　國朝文錄凡三十六家蕭山顧衎
海內多士奉爲圭臬矣癸亥五月謙　視學江右聞先生尚
有續錄之輯藏之篋中踰年經楊素園太守夏嘯甫大令
從其家索取鈔本相與縱觀之所選又近五十家凡前錄
未見之書及其人之有文而無名與有名而其文之醇雜
不相掩者悉擇而錄之蓋先生論文之大旨專主南雷以
不名一轍惟其精神之所至而搯摭之視世之侈談史漢
拘守八家規規於繩尺間架以爲文者相去遠甚故其自
序謂文無古今惟得其神解者爲貴洵不易之論也竊謂
古文之選自明以前裒然成帙而　國朝文類僅至乾隆

甲戌爲止茲擧先生所選之續集尤多網羅散佚闡發幽潛而其大要在於學問文章經濟史事四者凡無益之文不與焉其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可僅作古文論也再先生自箸有邁堂文畧及未刻之續集卓然可繼 國朝諸老淵源今擬仿先生例擇其尤者輯爲數卷以殿續錄之後爰謀之兩守令布告同人集貲付梓以廣其傳俾與日操 國朝古文之選者得有所折衷焉同治四年正月江右督學使者何廷謙書於豫章試院

邁堂文畧卷一

上高李祖陶欽之

救時四議并引

予去春得閱

大行皇帝龍馭之信賦詩十首以申哀感末一首云年來時事總憂貧實則衣珠自有珍河可改流歸渤海鹽宜直賣與商人漕糧隨地屯堪種旗戶分居力自伸太息九重天萬里草茅無路可前陳有友見之謂中四句義藴甚大但須詳下註脚始令人一覽了然予因作四議者援據古今亦非盡出予

臆說似乎可以救時第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予雖四十年前老鄙人但既不赴挑復不赴選亦厭人耳烏可掃齒牙而談時事然生逢

盛代食德飲和者七十餘年忠　君愛　國之心雖耄寐未嘗少釋恭逢

新天子即位下詔求言內外臣工嘉謨嘉猷時時入告然讀其陳奏之摺除鹽務外條件大者尚有所遺不揣鄙愚作此以備採擇亦野人獻曝獻芹之遺意云爾上高李祖陶

改河北流議

黃河所行之道歷代不同考之禹貢雖古禹河自大伾以下北截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夾右碣石入于海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諸北流也至周定王時禹河東徙由直沽口入海直沽口在天津直隸與山東交界處也歷漢至王莽始建國三年河徙從千乘入海是為再徙千乘今山東地也歷宋至慶歷間河決商胡東北分流迭為起閉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至梁山濼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至利津入海南派由南清河至淮安府入海北清河為濟水南清河為泗水及淮水也元代會通河成北派漸微至明宏治中河衛張秋劉大夏築

大行堤以禦之而北流遂絕僅以清口一渠承萬里長河
之水矣夫黄河所受之水幾半天下以神禹之力大陸以
下猶必播爲九河然後同爲逆河以入海況後人之力萬
萬不及于禹而欲求黄盡歸於淮意謂借清水以刷濁流
實則引濁流而爲倒灌不惟黄壞而運道亦壞矣我　朝
治河之臣以靳文襄公爲首以當大弊極壞之後全體更
張不數年黄治淮治而運亦治也然積久總不能無決潮
議紛紛譏如聚訟而合河孫文定公嘉淦乃獨陳減河之
議謂北之大清河爲濟水南之大清河爲淮水皆能滌河
之淤宋熙甯二年河決澶洲分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海一

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歷久無弊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蓋金人開北流以禍宋也元初河屢北決輒復堵塞論者謂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決金堤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關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導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于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趁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即東阿之山山下即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自必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

劉大夏築大行堤二百餘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生可謂拙於謀矣我 朝運道河流皆沿明舊順治康熙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潰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脈故其道亘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復受黃河之全並未有衝城郭壞田廬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爲力卽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之海道不過五六百里且在登萊之上並無阻

隘計大清河所經州縣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
縣即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即可減兩江
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
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文定之言如此豈不深切而著
明哉予按放行北行雖盲中即有此說謂封邱以東地勢
南高而北下河之北行其性也徙以有害於運故遏之使
不得北而南入於淮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迄無甯
歲設會遇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決先期戒民遷徙官給
其費然後縱河所之決金堤注張秋東北由大清河入渤
海殊不煩人力也其言與文定之疏若合符節將雖盲作

於康熙之朔而孫疏上於乾隆之初故雖有郎從張秋入海之言可不須更籌會通河者而亦不及採錄耳予故據之爲河可改流歸渤海之詩爲濟時第一條云文定之意在南北分流予則謂全河皆可北徙以順其性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

鹽不設官議

鹽爲天地自然之利煮於海晒於池吸於井皆可成鹽爲民生必不可少之物權之以爲軍國之需實足補田賦之所不及故漢以來善治財者非必加派田畝及若唐之間架陌錢宋之青苗市易也大都取足於鹽耳然或處處張官設吏以牢籠之則利不歸于上亦不及於下而盡中飽

於官與胥故爭欲鹽直賣與商人也唐劉晏之為轉運使也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賣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顧亭林日知錄引松江李雯之論謂鹽產于場猶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此蓋以天下皆

私鹽即天下皆官鹽也謂其言鑿鑿可行今日鹽利之不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也且云行鹽地分有遠近不同遠於官而近于私者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多于是盜賊盛而刑獄滋矣予少居崑山常熟之間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爲善及遊大原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可禁而設爲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鈴之政也其言如此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繼此以來賢士大夫以此名說名疏者不可勝計總不能行至道光初年陶文

毅公總制兩江兼綰鹽政始本海陽李侍郎贊元之說奏
行票鹽然止行於淮北而不行於淮南江南以食鹽利者
衆把持而阻遏者多也然私鹽愈多官鹽愈滯課不足額
官疲而商亦疲馴至湖北塘角火災漢岸鹽船被燬殆盡
天變于上人怨於下雖欲不變其法不可得矣於是兩江
總督陸公建瀛敬陳淮南鹽務恤災必先興利興利必先
除弊謹酌擬章程恭摺奏　聞大意謂淮南鹽務之疲壞
實由口岸之不消其不消之故則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
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爲
今之計欲暢消必先敵私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

輕本欲輕本必先裁省浮費攤減科則竊謂今日大弊莫大于利不歸國亦不歸下而歸于中飽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仰食於鹽者官則文武印委等員吏則大小衙門書役以及商夥商厮商船不可億計一議整頓則必羣起而撓之造謠挾黨恐嚇挾詐必使良法中止而後已臣受恩深重不敢以浮項正課商民脂膏為避誹謗養奸蠹之計謹將淮南全局通盤籌畫以裕課之法為卹災之方酌議章程十條云云部議有准有駁飭令覆奏而卒從之一時鹽價大跌一包之錢幾可得兩包之鹽四野騰懽額手頌

聖天子恩膏覃敷制臺德意遍東南數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嗚呼可謂快矣錄拨其章程仍處處刚以官吏與日知錄所云不問其所之者不同又大致做票鹽而却不名票鹽大意謂票鹽散不可稽核此則操縱在手可以自如也然前人有言凡立一法必待其人而後行者非良法也必人人可行而後可稱良法今法如陸君長在兩江倘能堅持不變否則官吏乘間陋規裁者可復少者可增猶之漕運本有餘米月糧可供一切費用乾隆年間即奏增脚錢數十文今則暗增至數百文矣且浮收勒折習以爲常朝廷雖明知之而亦不以爲怪也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可

勝嘆哉

漕糧開屯議

禹貢田賦之制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孟子亦云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則漕運以供京師其來尚矣然至於今則其徵已極有田者自應輸糧且踴躍爭先惟恐其後而州縣乃堅不收米惟收折價折又高抬其價欲上米者非并力上控奔走數年者不能豎米得上而其費已不貲猶復內有扣除外有津貼數皆甚鉅若是者其困在民觀漕治前明之舊以屯田之軍充之田久荒亡而船仍須造丁仍須簽

富戶不能自行一任舵工水手浮冒用費貧丁借貸訛索連累親朋加以沿途規例逐年加增欲逃不能欲充不可若是者其困在軍州縣收漕號爲金穴薦書叠至皆思染指上官同寅皆有一定規例數不可缺鄉紳恃衆挾制爭燬甚至毆役辱官罪不可較及至兌軍尤十分繁難爲費尤鉅如是者困尤在官故昔以有漕州縣爲美缺今以有漕州縣爲苦缺昔以管糧多者爲富戶今以管糧多者爲窮民長此不變其何以堪昔虞文靖公于元至順間有畿南可開水田之議而不能行明徐貞明作潞水客談能行矣而不能就我朝康熙年間靳文襄公欲於鳳徐淮揚兗

五府州沿河之地開屯行之已有緒矣卒以中讒而罷雍

正間

憲皇帝命怡賢親王偕朱文端公經理畿輔農田水利賜

銀二百萬爲經費已開田三百餘萬畝矣而賢王薨朱丁

艱卒寖寖而罷

睿皇帝平定教匪之後亦思經理以蘇民困屢命大臣相

視經月川中丞以天時地利人和證之謂不可行予嘗讀

而疑之北方立國者自元以前若金若遼若元魏皆不聞

仰食於南而稱强國使必仰食於南則他日江淮之間有

竊發者中梗漕運其何以給特經理無人如李文貞所云

明代雖經太平然諸事多未曾整理即整理亦未得其法耳近讀包大令慎伯所著中衢一勺中有畿輔開屯以省南漕議不覺躍然謂雍正間欲通畿輔之地通爲水田固難若只於近京數百里之內擇近河可通舟處相地脈開溝渠招集江浙老農擇嘉種分試地力但得三四十里可開墾處四五區計其所入即足以抵南糧數百萬石之漕其事尚不甚難行可省一切繁費然必拘拘種稻猶似不合時宜土宜惟海鹽朱尙齋太守在晉郡時嘗作一文謂少種稻而多種麥黍實足補包說之偏而救其失今畧節其文于左以備覽謂自來教北人種稻者若漢張堪魏劉

靖北齊裴延儁宋何承矩元虞集明徐貞明皆狃於其鄉土之利沾沾惟稻是種豈知西北之人慣食黍麥不願食稻以北方麥吐花在晝其性陽食之足以養人也且藝稻之功倍於他種難尤在水人情畏難樂易黍麥既足養生何肯舍易就難此直北稻田所以難興亦不必興也今京師八旗及豫青兖徐雍冀之人仕在京者皆嗜麵食其祿以稻米且將易麥為麵而食之此外荆揚之人不過十之一二居京日久亦能食麵則授祿之可改米為麥而兼以黍也明矣惟大倉歲出之外須有積貯米與黍麥皆難經久則稻穀亦不可缺今議於天津河間二郡畫地四區一

區百萬畝但取十之二營為水田以種稻其入穀倍米可
一百六十萬石以備積貯其八先種麥後種黍徵取麥八
黍二以充廩祿四區為田四百萬畝以開方法計之但為
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萬畝而溝洫堤埂倉廒屋
廬每區各加地方五里總計一百里而已足一區設一官
秩如知縣以司其歲入實諸神倉以抵南漕四百萬石之
額于是重運可改輕齎漕船運丁可以不用漕運倉場兩
督與坐糧廳官皆可罷計一歲經費歲可節存五六百萬
金諒哉斯言可以補慎伯之偏而圓其說矣予讀明史徐
貞明傳至潞水客談中所陳十二利可謂詳哉言矣而卒

不能行者伍袁萃謂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故爲煩言以阻之也若用愼伯開屯之說則與民無涉北人可無過慮而有煩言又如徇齋之說少種稻而多種麥黍則爲功差易又足以合人情而宜土俗寻詩所云漕糧隨地堪屯種者實本此二文以爲據也且隨地可屯則亦不必拘定天津河間二府如愼伯集中所舉諸處皆可行而靳文襄公所舉沿河之地尤可行倘能行之食不患其不足而省費亦不可勝算矣

旗戶分居議

八旗　國家之爪牙也我　朝龍興東土虎視中原一時

附風雲而依日月者有滿洲之八旗蒙古之八旗漢軍之八旗其人爲天之所生人之所選以爲疏附後先奔走禦侮之用類皆汗馬功高旗常績著以視漢祖之豐沛子弟光武之南陽宗親唐家之太原義從明代之徐鳳英賢有過之無不及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酬庸賞功列五等之爵而不分三等之土圈環京五百里之地以居之以爲居重馭輕之勢亦較漢之徙郡國豪傑以實關中明祖之取江南富人以居鳳陽其義爲更有進但五百里之地雖盡膏腴而土則不能加闢八旗之人雖皆食祿而丁則遞代增添恭逢

神功聖德累世承平休養之餘漸生奢侈馴至雍正末年八旗生計漸蹙于是　聖天子疇咨於上諸臣建策於下類皆淵謀遠想爲十世百世之計而不在取濟於一時者所以爲之救也以予所知乾隆二年監察御史舒赫德即有密陳愚慮之疏謂旗人之類以爲生惟有房地別無他項房地不充雖百計以養之究非久遠之謀惟使不聚於一方庶可並得其利當伏思　盛京黑龍江寧古塔三處爲我　朝興隆之地土脉沃美開其閒曠處甚多雖八旗滿洲不可散處他方而此根本之地似不妨遷移居住務使家有恒產人有恒心然後再教以儉樸返其初風則

根本縣固久遠可計矣但須料理于數年之前然後於八旗之願往者及生計極困者爲一一籌其起身安家等事則各欣然就道矣此一說也至乾隆六年戸部侍郎梁詩正復有軍國大用不敷儆懷變通之法疏謂臣蒙恩簡佐計部詳查每年經費所入不敷所出蓋以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綠營兵餉日增故所入者漸少設有額外費用即不能左支右絀矣查八旗人除各省駐防與近京五百里聽其屯種外餘並隨旗居住羣聚京師無農工商賈之業類皆仰食于官我

皇上其仁如天于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

之糧而旗人猶窮若自若以不使人自爲養而常欲以官養之也竊謂非屯田斷無以給今內地已無閒曠之田

世宗憲皇帝欲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分別旗人住居耕種而未及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廷臣屢有以此言進者若慮其難行而不及時早爲之所數十百年之後旗戶必十倍於今以有數之錢糧贍無數之生齒使僅取給于額餉之內則兵弁之闕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旗人之生計必日蹙欲添給於額餉之外則民賦之常制斷不可加而國用所必需又無可縮卽竭度支之力不足以供不將上下交困乎惟有酌

派戶口散列邊屯使自食其耕牧之利而以時講武則旗人有生聚之資 國帑亦無匱乏之虞矣此又一說也至乾隆十年山西道監察御史柴潮生復進籌理財之長策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閒散二曰給數年之俸餉以遣漢軍何也臣聞宋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止十六萬迨英宗治平之間多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明之宗支不士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篷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者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洲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時蓋一衍爲十而生計之艱難則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

且仰給於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內而不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變通者也臣竊以爲滿洲閒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請遣有幹畧之大臣前往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立屋廬置耕牛農具令各旗滿洲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前往居住所種之田即爲本業分年扣還工本此外再不陞科惟令其農暇操練則數年之後即成勁旅此安置滿州閒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　旨以定例太拘

故出者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仕與否皆得出旗其見任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無官者給以六年之俸餉其家產許其攜帶任其自便則貧富皆不失所五年之後國帑之節省無窮此安頓漢軍八旗之法也此又一說也三說大同小異而柴說指豫及散遣漢軍尤爲膽識雙絕夫漢軍皆中土之人其初闗風景附者有勳勞豢養二百餘年爾公爾侯報之厚矣積久蕃衍而生計日艱則與其坐困無聊何若放之江湖任其浩浩蕩蕩之爲得也予觀魏叔子封建論後附及明制之失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雖宗室亦應有限制開創天子之子爲王嫡子世世襲王爵

庶子則每代遞降至五世之後為庶人繼體天子之子為公其降殺亦照此例五世之後並為庶宗各執四民之業譜繫於國而免其徭其言曲有條理夫以天潢之親猶尚為之區別不使盡食於官況滿漢軍閒散與漢軍之附籍者乎此誠救貧之長策不僅救國兼以救人也

誠如是也黃河改而北流順其故性不致年年告決歲可省宣防之費數百萬兩淮鹽直賣與商人私鹽盡化為官鹽歲可增課數百萬漕糧隨地屯種官與民之困皆蘇而國家亦無治河建閘造船簽軍諸費歲所省者必不止於數百萬旗戶分居自食其力太倉之米仍復

充盈歲所省者亦不下數百萬合所省與所增約近二千萬去歲閱邸抄見卓中堂會計戶部進出之數經費歲入者四千四五百萬出者三千八九百萬使所入年年不乏所出年年不增自足支應但水旱天災堯湯不免入數豈能年年不減大兵大役承平時亦不免出數豈能年年不增是必有大道焉以生之省之使府庫長充倉廩長足則倉卒遇減遇增之時亦綽綽乎可以支應而不致行瑣屑之政沿苟且之例爲他日史家之所譏矣寸衷四思維欲爲　國家生財省財計無有善於此四條者故自恨　九重天萬里草茅無路可前陳也

至於銀價昂貴爲州縣與百姓之累予别有議以救之

兹不具贅

人有恒言皆曰鹽河漕是三者之在今日亦窮極則變之時也淮鹽章程新改成效已見先生所論即劉晏之法援古證今利弊瞭如改河北行林文忠公曾有此論似須天時人事會逢其適因勢利導或可爲一勞永逸之舉存先生之說以爲左驗可也畿輔水利近年曾有籌及之者而未嘗試行蓋北地不甚宜稻故多窒礙今擬多種麥粟爲功差易果能辦理得宜自於 國計民生大有裨益若欲以抵南漕其效尚在事後正不必豫計也至八旗事宜則未敢私議矣先生碩學通才識見卓絕而惓惓忠愛之忱溢於言表讀之曷勝愧服僭跋數語幸有以教之涇陽張

帮拜識

東南水患論 江西水患附

天下之患有積之數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尚可以救再遲數十百年則病入膏肓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東南之水患是也蓋大江爲東南之紀凡四川兩湖江西江東六省之水皆流入于江以入海此如人身之有腸胃腸胃通利則上可以納飮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無病否則積之于中其人必脹塞死矣道光甲午予館吉安府鷺洲書院爲張南山司馬書黃梅禦災錄後謂南紀之有大江猶北紀之有黃河黃河水挾泥沙性善怒惟有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旦夕南方則厥土塗泥又處處石

山高聳沿江縣亘以禦其暴故水患時有民亦不致蕩析離居乃數十年以前水患未劇近歲則頻頻告災無異於河因由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過多然雨止而水不卽退有延至二三月而後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則以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爲田與水爭地故致橫潰四出而不可止也且瀦兩湖之水者南莫過於洞庭湖湖旁爲人圍佔湖不容而溢於江荆州沔陽遂處處爲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過於漢水漢水自襄陽南下折東至漢陽府下流水面狹於上流堤遏水築水漲無可宣洩漢川天門等縣遂長在水中予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學幕隨使舟上下

熟察形情嘗作七古一首以言其意大旨謂湖北不可築堤無堤則水勢散緩雖大雨而不爲災譬之一杯之水圍虞其溢若注於大盤則見盤而不見水矣主人與幕中客皆駭其言而不喩之能易也至黃梅以下則江漢與彭蠡會禹貢所云三江也水勢洪大倍逾黃河而處處圍田處處作宅江面漸狹江水遂不能暢流且地盡墾闢沙土無草根攔住雨即瀉入江中江亦漸淺夫江面不濶則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則洩去不快加以淫雨連綿蛟蜃怪發水安得不橫溢爲患黃梅居其中間上游下逼區區土堤一觸即破此䇿子所云引繩而斷之其斷必有處者也司馬

用其全力爲黃梅禦此大災固非尋常吏治可及然職守所拘亦不過眼痛醫眼足痛醫足至於洗滌肺腸流通血脈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哽噎下令尾閭可以洩而不致鼓脹者則未暇及也他日撫居言路或持節統領一方知必有道以處此矣其時予尙未與吳竹巷司馬相交亦統論東南而非指江西後竹巷以所著此君園稿付予勘校得見稿中之文有與予暗合者其記發新吳文昌閣也謂文昌閣居考棚之甲西望遠山隱隱杳與天際相與論棚民開墾之勤種植竹林與山俱上桑麻雞犬如在雲端然而地力盡開山皮亦破驟雨沖激往往淤塞良田塡

高河路桑海幾遷將有貽患于數百年之後者乃生息既蕃無田可耕遂至斬山佈種跨嶺植松固緣人力之勤亦廹謀生之亟也落落數言禍之根已揭出矣其爲石鐘山新洲記也謂石鐘山臨水爲高石皆峭骨玲瓏水則竅穴激盪風來湧之則呼吸有聲此石鐘之所以名也丙申冬舟過湖口望上下石鐘山皆屹立平地水竟不至其足緣近年傍山漲出一洲與西岸土勢相值岸既狹則受水之地不能廓其有容將水流之地漸且滯而難暢則此洲之繼長繼高所關非淺鮮也且夫江漢朝宗其東滙爲澤者彭蠡也彭蠡統江西十三郡之水聚而爲東西鄱陽湖東

湖之水由徽饒廣信南康而來西湖之水由南贛吉臨南昌而來其合流在吳城之鏵子口其出路則惟湖口湖口之水阻於洲則將逆流散漫而無所歸恐江西之水災不可問矣予自丙戌以後來嘗北上不以此言爲然後甲辰徃安慶過之則石鍾竟絕響矣此猶腸胃閒生一大毒上之飲食不能容下之大小便亦不通利也其爲江西之害可勝言哉其爲江西水勢論也曰滄海果可爲桑田也哉其說近於荒唐其變由於積漸甚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如水勢日漲河道日淺不知伊于胡底也自戊辰需次豫章郡撫

大役也須爲一勞永逸之計不可苟且以塞一時之責首在用人須得一智深勇沉曉事而兼能任事如元之賈魯明之潘季馴本朝之靳輔者駐扎九江適中之地以主之各省督撫相與應和從長計議按輕重緩急之勢以舉之不一年可底於成費用浩大不必請帑亦不必開捐各州縣皆按田科派不獨近江附湖者可派卽遠不相及而有水流入於湖者亦可派以沙土隨流可下其受惠均也工則調取附近州縣之丁計口給貲附近居民身被其患必樂於從事可不勞餘貲矣大江旣治以餘力并治鄱陽湖洞庭湖及漢水大爲民患者然後申飭州縣凡小港支流

有水可入通川者及通川之歸於鄱陽洞庭者並加疏濬俾泥沙皆得隨之以入海并令州縣歲委丞倅巡查一遍有不如法者隨督責之則地平天成其功當與神禹比烈矣蓋禹之治水也禹自言之矣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言先決大川之水使歸于海後決田間之水使歸于川也孟子復代言之矣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當洪水横行懷山襄陵何以能使之由地中行則疏瀹決排孟子復歷歷言之而非如近人築堤作壩以障之也夫東南之水無大於長江者江西之水無大於章江者長江以大海爲歸宿章江以鄱湖爲歸宿而鄱湖之水又流入

長江以趨海故必江水深通由地中行而後湖水不致壅積湖水不致壅積而後章江得順軌安流章江得順軌安流而後各郡之通川小港及田間畎澮溝渠之水皆不致橫溢爲患此猶人身腸胃通達血脈周流而上之咽喉可以納而下之尾閭得以消也吳竹菴有見於此故言之重複詞之複焉雖未及疏江而意實重在疏江陳府丞本其意而申言之而後治病之方一旦爲之拈出但需善於用藥主攻伐而不主補劑耳予故牽連書之而爲此論世有大力者行之則東南數千里之福亦東南數千年之福也

咸豐元年七月上高李祖陶撰

書黃梅禦災錄後

張南山司馬之救黃梅水災也記之者有人圖之者有人歌咏之者有人題跋之者有人盡自館閣鉅公以至州縣卒官學校耆碩莫不宮商奏而金石宣矣而司馬今歲在吉復欲得予一言予前歲讀禦災錄已和元韻得四詩矣復何言司馬謂詩是詩文是文足下以古文名且好持論談時事獨不可借酒杯澆塊磊繼沈石二君之後而有言乎因索蘋濱先生暨璠辰明府二作讀之蘋濱謂司馬詩人而能禦災人以為駭不知正合詩教溫柔敦厚之旨其立言最切璠辰謂救之而復圖之蓋欲疾苦常存于目而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命意最高二君皆當時老于文律者乎復何言以繼其後雖然黄梅災矣其時不僅黄梅災也水自上流湧來則自蘄黄以西皆災又云自鄱湖倒灌則自彭澤以東至安慶九江以南至南昌皆被災矣其時州縣中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有能不遺餘力禦之如司馬者乎有禦之而復圖之如司馬之不忘百姓之病者乎則信乎詩人之性情異乎俗吏之性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予請竭言之以塞司馬之意蓋南紀之有大江猶北紀之有黄河黄河自周定王後歴徙而南至今與淮合流無歲十年不爲災處處設官禦之鼙鼓建旗如將軍之臨大敵

江自神禹以後故道依然西自夷陵東至海口雖有水利兼管之員而無專官以重其責何也由黃河水挾泥沙性善怒自析城王屋以下又無高山夾之東突西撞無可約束其治之之法惟有以隄束水以水攻沙庶幾可保旦夕故設官必多南方則厥土塗泥又處處石山高聳沿江綿亘以禦其暴故水患時有而民亦不至蕩析離居乃數十年以前水患未劇延歲則頻頻告災無異于河固由辛卯壬辰等年雨水過多然雨止而水不卽退有遷延至二三月而後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則以大江兩岸處處圍地爲田人與水爭地故致橫潰四出而不可止也且瀦兩湖

之水者南莫過于洞庭湖湖旁爲人圍佔夏秋水漲湖不容而溢于江荆州沔陽遂處處爲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過漢水漢水自襄陽南下折東至漢陽府下流水而狹于上流隄偪水築水漲無可宣洩漢川天門等縣遂長在水中予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學幕隨使舟上下熟察情形嘗作七古一章以言其意大旨謂湖北不可築隄無隄則水勢散緩雖大而不爲災譬之一杯之水固虞其溢而注于大盤則見盤而不見水已往入與幕中諸客皆駭其言而亦莫之能易也至黃梅以下則江漢與彭蠡合流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也水勢洪大倍逾黃河而處處圍

田處處作圩江面漸狹江水遂不能暢流且地盡壅閼泥沙無草根壩住雨即漏入江中江亦漸淺黃天蕩號稱天險無風起三尺浪者今則平鋪如席其他槪可知已夫江面不濶則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則洩水不快加以淫雨連綿蛟螭怪發水安得不横溢爲患黃梅居其中間上漏下倘匯區土隄一觸即破此譬子所云引繩而斷之其斷必有處者也司馬留其全力爲黃梅禦此大災固非尋常吏治所及然職守所拘亦不避眼痛醫眼足痛醫足至于洗滌肺腸貫通血脈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鯁噎下令尾閭可以瀉而不致鼓脹者則未暇及也他日擢居言路或

持節坐領一方知必有道以處此矣以此質于其役未審

司馬以為何如而沈石兩先生見之復以為何如也

于江河形勢如指諸掌于頻年水患能洞悉其所以然

之故行文亦如江河浩瀚之勢當攜至南昌與沈石兩

君共欣賞之

與楊蓉渚明府書

陶選後八家古文竟復作論文八則以申明其意惟亡友黃禪園一見奇之謂言人所不能言當爲一時木鐸此外開以示人無不駭且怪者去秋質之陶雲汀先生亦謂議論太直 本朝文當另行詮選別於元明二代增入兩家爲金元明八大家蓋謂合古今爲一則議論必有斟酌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但尋思汪魏二家在 本朝實爲傑出不可概從同元代文集流傳甚稀姚牧菴集遍覓不見歐陽圭齋集頗見於廬陵歐家殘缺僅什之二三鬲文與冊多不見于其中明代人文雖多欲更得一家與宋王

唐歸並者亦難方躊躇慮無以識事今得先生一一指駁謂某處當刪某處當改語加渾含而意自見則不必别爲搜羅而只此八家亦自足矣深荷直諒之益卽于燈下遵論酌正並奉上一覽其他恐尚有礙處祈更發之雖然謂

本朝古文不及前明者非陶一人之私言也見近人文集中者指不勝屈而其所以不如之故亦不僅在考據駢體之爲弊也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論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極諫之臣故賈誼陸贄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間有肝衡抵掌之士故蘇明允陳同父唐荆川艾千子輩或指時政之闕失或傷學術之偏頗或痛文運

之遷流亦往往舉其抑塞磊落者確鑿指陳于論貨書札
序記之間其大者可爲萬世蓍龜其小者足爲一時藥石
延至康熙中葉此風未嘗少衰此古人之文之所以盛也
今則俔俔伈伈如在雲務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繼而
草野之間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繼而序記碑誌之
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語言文字以傾人其
後遂積爲千萬人之心傳各思斂鋒惜墨以避禍士之負
聰明才力者無以發抒遂各爬梳經義將古人成說已定
者仍復顛之倒之甚至旁引博徵說曰若稽古至三萬字
而應酬之文不可無以塞白遂各騈四儷六以相誇吾觀

近人文集惟全謝山無所顧避能暢其所欲言其他如惲子居之胸中劉寄菴之筆下皆有許多輪囷結轖未嘗盡吐此今日文之所以衰也蓋古人之文一涉筆必有關係于天下國家今人之文一涉筆惟恐觸礙于天下國家此非功令實然皆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鱓而以爲蛇遇鼠而以爲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鄙人心竊慮之久矣夫爲文而或訕上或傲世此其不自愛惜菑必及身者也君乃抱惓惓之衷指陳時弊欲天下爭自濯磨以返于古亦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今人皆不能然不可慨哉鄙人根柢淺薄讀書仰慕古人

實萬萬不及古人今奉　先生之教益當痛自猛省以求免
罪矣狂言及此亦不足爲外人道也臨穎不宣
言爲心聲剛正柔媚兩言可想見先生之品

廬陵李孝子傳

李孝子名汝恢字開泰系出唐西平 忠武王王八世孫名鑑者始居廬陵河源登宋慶歷丙戌進士第復由河源徙醪村居五世成進士者八人自明迄今以詩書世其家補弟子員者多貧窶孝子之祖始改而經商而仍課孝子父讀孝子父名仲鴻素貧苟志試屢不售輒而學醫奉父母既終即飄然雲遊於外累二十餘年不歸蓋遇異人以神其術亦不售遂空無以歸也孝子幼與母居日夕念父有言其在四川者孝子年十三即別母往川尋覓不得又有言其在兩粵者年十四即辭母往粵尋覓復不得歸而

飮泣更甚於是戒酒减膳凡一切日用所必需者皆三分損一以留其餘積十年得百金卽雲走天涯浪跡海角三年於外乃得遇其父於貴州之會城扶持以歸承懽於家者二年而叔父復以貧故遠遊不知所在孝子奉父命往尋遇於柳州喜不自勝忽念親心痛促裝言歸抵家其父見弟與子爲之一笑纔半日卽無疾而逝人咸謂孝思所感云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何以通亦志之所至天必從之耳當孝子積念十年飮食必祝遇飯則曰父不見面不可遇食遇衣則曰父不見面不可遽衣其貫金石泐日月之精誠早已爲鬼神之所昭鑒故尋覓三年而卒得

之使其偃卧於家或半途而返再遲三年則其父必將死於外何也以其父居家纔二年而卽終也又使遇叔父於外時孝子不心動卽歸亦不能面與父訣何也以其抵家纔半日其父卽無疾考終也此其不終齟齬乃與契合之故似非人之所能爲而實皆人之所爲人能念念不忘其父天必不忍使之不終見其父人能推愛父之心以愛叔父天必不忍使其因尋叔父而不得終送其父聞孝子之風者可以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視其志何如耳不可以猶然而起蹶然而興也哉孝子尋父後續乃祖之業以經商起家侍母癱病三年衣不解帶然終以有忝先人不

獲繼一歲言者爲憾乃援 例捐授州同職銜請 贈二代乃呼其子文彬戒之曰捐請 封典是 聖天子爲人子不能讀書欲報祖父者廣其恩也爾讀書人當勉力科名以繼祖德不可以有此捷徑遂謂足以顯揚孝子可謂知大義者矣孝子於道光五年奉 旨旌表又閱二年卒享年七十子文彬爲名諸生

邁堂氏曰吾讀近人文集得以尋父稱孝子者數人而惟江南黃孝子端木爲最著所作紀程一編往返二年歷一萬餘里凡道途之阻風波之危饑渴之困兵戈之恐無不備歷讀之令人鼻酸於是有敘之以文者贊之以詩者

并有繪之爲圖者可謂盛矣李孝子運際昇平與黃孝子之生值　國初者不同兵戈之危固可不慮而一年於蜀二年於粵三年於黔道途所經怪雨盲風嚴霜密雪驚波駭浪疊嶂懸崖破廟荒村危橋絕磴爲耳目所未見聞足以悽神動魄者必不下於端木所紀惜孝子念念在父不及筆之於書而究亦不必筆之於書也黃孝子之紀程即以作李孝子之紀程可矣吳江計改亭一時名士聞黃孝子尋父從萬里歸自愧質行不如親執贄門下稱弟子予來鷺洲差晚未及孝子之存不能爲改亭所爲不勝三嘆茲因文彬具狀請傳爲敘次其事而并論之如此

附錄楊蓉諸先生跋○孝子尋父積思十年遠歷三省飲食必祝寢處不安彼其心惟知有父耳惟知有父必欲尋而得之耳至尋而得之而孝子之心安孝子之事盡矣其後光前裕後固天之所以報孝子而孝子固始願不及此者也至成孝子之名而仰邀　旌典尤非孝子之所希冀者此文眞意貫注浩氣流行綿密悽惻淋漓酣嬉毫髮無遺憾焉蓋惟孝子之至情故能發先生之至文也

紀事中夾議論一大段指點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是有功名教之文

與邑中諸君書

僕自修舉有局之後不願聞縣事者十餘年矣惟以節孝祠附文昌宮心常耿耿蓋以文昌而逼女謁既恐兵氣不揚以節孝而近文人又恐瓜田難避重以泥馬出入褻瀆聖靈修舉之妄一至于此僕每與同志言之不勝太息今幸諸君曠然大悟舉舊章而從新之重整門垣將加丹雘既將體制自賜文風他如奎宿閣中亦掃除潔淨昨得縱覽實爲快然蓋此舉雖所費無多而確關典要足爲一邑洗着不僅爲前事補過者也若再將金石書院懸額之處改爲明倫堂兩旁翼以齋舍則有廟有學並舉兼崇再請

理經費延名師良友以講貫于中文藝既彬彬可觀科名自蒸蒸日上並不必爲一切苟且計矣乃者又聞有修城之說夫城爲　國家擁衛倉庫爲官民預謀保障上高乃蕩如平地修之誠宜但其所以議修之故不以爲保護地方而以爲團聚風氣則無稽之說從古未聞夫風氣本於山川原於天地其來也有自其去也無方豈區區方僅踰里高僅盈丈之城所能團聚使能團而鄉里竟劃在風氣之外于理可乎于言順乎且當此荒歳時紳舉贏明知措費艱難欲招客戶並入版圖以聚此盛舉則尤爲大謬上高土地狹窄土著已患人滿往往遷居異縣今乃移床避

客開門而揖入之數十百年之後物無兩大非反客爲主
卽主與客爭不將爲萬載龍泉之續乎萬誠爲欲區別土
客釀成大案龍泉則學額無多大半爲客戶占去追溯禍
本皆因貪圖小利準其入籍之故吾邑綱維嚴整向來不
許客戶入籍自一二冒昧者作俑近遂頻頻行之甚至鄰
邑所不收者亦概行闌入是以上高爲逋逃藪矣有識者
方爲隱憂今又倡爲城工大收之說以愚見度之當此民
窮財盡之秋客戶亦恐無有贏餘能應所命且 朝廷方
施寬緩之恩而地方乃爲聚斂之計于理于勢皆爲非宜
卽萬一不恤人言不顧事體客戶亦有桀黠者起而應之

而以堂堂一縣之城借資于外來之客工成之後當指此爲上高城乎抑指此爲客戶堡乎貽笑千秋豈止一時口實且我既資彼作城彼即謀此築室將來高樓大廈祠宇煌煌與鄭況吳楊李戴游鄒之宗相望勢所必至其誰禁之況客戶行踪詭秘實繁有徒有一父之子而分居數縣有數縣之客而並聚一堂未入籍則其數可稽其能求閤既入籍則呼朋引類拔茅不止連茹一遇考試之期四遠皆來或言認宗支或謬稱子姓查之不可勝查不査則科名雖盛無乃李戴張冠重起大案如萬載之尚有區別猶可言也若如龍泉之盡爲客占祇留縣案一名爲碩果其

禍可勝言乎僕本迂愚久絕口不談縣事以茲事關係重

大故聊一言之是否有當祈覆一札見示

此役竟以此議止之而科名亦較前爲盛殊爲可喜自

記

校正選義林序

革除從亡一案前人辨之者多矣錢虞山力辨史仲彬致身録之誣朱竹垞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尤出聚寶門至神樂觀牛景先用鐵棒敲門嚴震直遇建文帝慙憤吞金及景陵北天下大師之塔等事皆力言其不可信而橫雲山人明史義類下卷辨之尤悉故史稿出而一切稗官小說皆廢然而 欽定明史於惠帝本紀之末敘以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之二言而猶附載河西傭補鍋匠東湖樵者之屬則仍存疑案以待後人之想味矣且夫以叔篡姪古固有之而惠帝以仁柔失國文皇以殘虐承統竟得子孫

傳世二百餘年而懿文太子之後絕不復續則爲古今所未有矣夫爲古今所未有之變者則遂有古今所絕無之事鐵篋既啟鬼門遂開從亡有人遨遊有地還京有日葬地有所建文帝身歷四朝親見文皇父子公孫之短折若天於此獨有意焉者吾不知其爲人心悲憤特造爲空中樓閣以寄其思歟抑實有此疑莫能明之理實録既不可盡信野史亦不可遽删歟第諸書前後雜出各明一節而不相通要未有能周賅始末分類編排品次低昂嚴下論斷析理則細入毫芒措語則森如劍戟若習鑿齒之魏晉春秋使人讀之而怦怦動者有之自吾鄉劉岳生先生始

先生名九疑高安人崇禎丙子舉人甲申聞國變求死不得薙髮爲僧易名槃性居恒念明有大義之役三一爲建炎求樂事一爲埧發天順事一爲崇禎闖變事作書三編以紀之名曰遜義林梓工未竣而先生歿踰月火星與藏書俱燼惟此板幸藏別室然流傳不廣鄉人皆不得見惟從孫綬元抱其殘帙出遊江湖中多訛字脫文能讀之者亦罕矣今秋綬元來省聞予假館洪都偕吳君家瑞來見談次出此書求爲校正予取閱之見其用意甚深編次有法凡例謂文雖評史意實講學故斷詳於案大都以辨義爲主首爲佛天子傳繼爲遜國諸臣傳而諸傳中又各爲

區分幽贊從亡靖命遁節殉命諸人爲一卷殉節燬除記
遊逹怨爲一卷仇取抗節正首忌刑彭誅復相邪送黨累
閨映微存爲一卷亢戰權敫原本不免諸人爲一卷分類
雖未免繁碎而其間附之以文加之以贊類皆奇峭說傚
迴異庸儒於是考革除之事者無逾此書而說之詳而論
之確亦無踰此書者惟首上建文帝爲佛天子爲好奇中
言程濟得文皇帝首以報爲近怪耳夫屈子以幽怨而作
離騷太史公因悲憤而作史記騷之詞重華求宓妃其中
固多寓言史記自王侯將相外兼傳及遊俠貨殖亦未免
過於好奇然而人傳誦之者哀其志也況先生以一徃獨

讎之情矢百折不回之志其立身如宋之遺民其所著之書亦如鄭所南之心史陶宗儀之輟耕錄網羅放失可以補史之遺分別精粗居然執聖之柄郎其事不必全實猶當存之以備參考況自從亡諸人外其事固彰彰史册郎從亡史亦不質言其虛而令人想味者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太史公曰其軼猶時時見於他說吾於此書謂亦云然於是為之點正句讀凡訛脫處可意求者悉補正之綴元欲紹述前人之志其亟謀重刊可矣

此題頗難著筆附會不可駁正亦不可故前幅多作虛活之筆末只以哀其志三字還之令人自得於意言之

外

書徐東松論文絕句一百七十五首書後

以詩論詩者多以詩論文者少以詩論一家之文者閒有以詩論歷代之文合二千餘年之作者而皆以二十八字包括之或品其瑜或摘其瑕斷斷然若老吏之斷獄則絕無而僅有焉東松胸羅萬卷筆掃千秋于藝苑中特創此體其論或準前賢或抽心緒筆端有口腕下有神隨手拈來自成結構既不似流俗詠史㮣剏生吞又不類文士題詞浮言掩意正文不備者復下註語以申引之可謂之大觀矣然而謂有元一代直無文似大駭人并詆宋潛溪爲外道亦覺過甯謂得附論於此以解其結元代古文最盛

延祐大德之間作者林立此 四庫全書提要之言允爲定論者也而其前廣昌有黃靜山先生其目錄稱文以經術爲本元承有宋大儒經學昌明之後學者非詩書六藝濂洛關閩之說勿談其遜志畢力於此者又無科舉骳骫囂亂之習以被壞之故各以其學之所蘊蓄志之所向往氣之所鼓盪者爲文其達而在上者有姚牧菴之舂容盛大沉鬱博厚虞邵菴之規矩典則敷暢無涯元濟河之出入秦漢歐陽圭齋之多識淹通風度宏遠揭文安之高文典冊敘事嚴整黃江夏之佈置嚴謹俯仰雍容在下位者若柳道傳之涵肆演迤吳立夫之嶄截雄深類難勝數然

猶可曰此爲近人之言不足爲據黃梨洲之選明文案也其序稱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元遺山元之姚牧菴虞道園其文皆非有明作者可及然猶可曰此非當家人語未可遽信若歸震川則近人推爲文章之祖者也其序項思堯文也謂文至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年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夫元與宋並稱則震川亦不薄元文矣而姚姬傳先生乃有此語不亦異乎宋景濂文體宏博冗沓膚鈍處實間有之故寻錄其文于長篇頗有刪節蓋一代太史公求文者踏破戶限愚意應酬之文或不盡出其手而集中精心結撰之作實美不

勝收頌如平江漢如鳳陽鑄大鐘記如遊瑯琊山如蔣山廣薦佛會如蘭亭觴詠圖皆醞藉無一冗字而神妙如元武石記又爲震川西王母圖記之所自出序如郊祀慶成如桃花磵修禊如劉兵部詩集如歐陽文公文集皆極佳之文廟碑如官巖院神道碑如常開平亦不可謂不合格雜文如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如虞薛李景劉張袁之語如調息解如孔子廟堂議皆佳不獨秦士錄一篇爲下里生之所共誦也故梨洲論有明之文每薄震川而尊景濂蓋景濂之學無所不有而出之魚魚雅雅與韓柳歐蘇面目又自不同震川加以神妙似爲勝之然在畫家如顧

長康之類上三毫郭忠恕之遂山一角求如景濂之元元本本渾渾穆穆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之無不具者實不多見故方望溪謂其言有序而未能有物也予生平不自揣量頗好論次古今之文所作論文之文不下數十百首可與東松此詩相埒嘗讀惜抱軒集爲書其後中一段云天藐姑仙人神之最貴者也然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以視林下風規要爲有閒況有丈夫體度豪傑規模聖賢氣象或龍行虎步瞻視非常或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或如子之燕居而申申夭夭者耶若必以此爲程吾恐楚王好細腰而宮中多餓死矣予詮才未學嘗讀惜抱軒經說

深思曲筆實足以冠絕古今而文則有神味而無體裁讀之未能滿意其碑誌雖大人物亦只括以一段尤爲非宜故拙選夾之三十六家而不在魏汪方李之列以其雖爲正宗而實不免流弊也而東松得其一言先入爲主盡掃有元一代之文并力詆景濂爲不入格不亦過乎文章天下公器論文亦天下公議而左右佩劒相笑不休東松折衷羣言以爲定論是是非非不少假借可當暗室一燈其與鄙見不合者只此數條則亦小異而大同矣東松謂予旣序其文亦當總序其詩行色匆匆未暇遍讀因據此冊而畧書所見以質他日板行以待後人之再論可耳

平章元文權極文亦無冗句蔓字

讀惜抱軒文書後

自宋以來爲古文者多矣大抵皆不免規格篇有篇法段有段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起有起法接有接法轉有轉法收有收法雖其閒能自成家者神明變化各有自得之趣而行鏟引繩其意度大底皆同歸震川崛起嘉靖閒始能放宕筆用輕筆脫排調逕散文瀟洒游行盡而不盡閒亦溢爲奇怪溺爲波瀾故論者謂其能破八家之藩而直入子長之室傳數百年而誦法不衰也方望溪嫌其無物欲以精覈勝之銳意刊除一歸潔樸義則殊於無倚理必取其最初詞必抱其最要文以載道實克當之然究而觀

之茇其枝葉可也而削其體膚則非削其體膚可也而促其氣脉則更非矯枉過正形斷骨立視震川之自在游行者又不侔焉故劉次白中丞謂其能極文章之精而不能極文章之大也惜抱翁爲望溪再傳弟子其刊落與望溪同又變爲逶迤幽深不易窺測所作序記寥寥短幅無大波瀾洶汰銷融淡之又淡傳誌大人物亦只以一段了之以視嘈雜之體洵蕭然而絕俗矣然而力渾于神而終覺力怯氣斂於味而終覺氣單得無磨礱去圭角而圭之體亦微虧沈潤若光晶而光之發遂少短耶夫藐姑仙人神之最貴者也然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以視林下風規

要爲有關況又有丈夫體度豪傑規模聖賢氣象或睥睨非常或龍行虎步或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或如子之燕居而申申夭夭者耶近讀陸祁孫集論文推服惜抱軒甚至而譏魏叔子爲屠沽發富不免于陋吾竊恐楚王好細腰而宮中多餓死也以此爲程文章之弊又百出矣昔王已山善論時文天下推爲老師然嘗蘊山謂自已山後江左之文奄奄不振者垂三十年以其神味有餘而體裁不足也予之論姬傳先生古文亦若是焉已矣

碑誌只用一段括盡其境最高然而人有可以一段盡者有不可以一段盡者事蹟繁多言論關係天下大利大害

不可不詳載以示後人故前人往往用提綱分目之法先櫽括而後申明既見其人之全神又見其人之實蹟班書歐誌大抵皆然若只用一段括盡則是有綱而無目矣天下後世其何以得知其詳耶即如方敏恪之治永定河所上凡數十疏法當摘其最要者載之以明或因或革之所以然令當時可守爲法程後世可籍為治譜今第以洞徹地勢相時決機二十字括之名為高簡其實鶻突且何人不可扯用何地不可通用烏知其為永定河為敏恪公之治永定河耶懲實錄之蕪而遂致實蹟之沒楚既失矣而齊亦豈為得哉纂者楊勤愨公治漕疏凡數十上作碑誌

者不贅一非僅以時與河臣協謀河務稱道丁瀅勛積獎
一二語括之耳近讀四知堂集為之分條列序其所以治
河之故勛獎之方勤懇公之精神始昭然揭於紙上與
目得見敏恪褒稱亦嘗詳述一篇以補之
於姬傳文形容其失不爽絲毫後有作者無能踰喙

讀謝疊山先生集

疊山先生大節與文文山同不必言矣其詩文雜著原有六十四卷屢經兵火流傳者稀今其裔孫所板行者只八卷第一卷書二卷序記三卷啟劄四卷雜文五卷詩六卷至八卷則皆當時後世之人爲先生而作者是其集實止五卷也書最佳先生之生平具在於是嘗讀上程雪樓書見其孝讀上留忠齋書見其忠讀薦宋山長及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書見其勇於爲人讀與菊圃陳尚書書見其厚於待友蓋渾身皆是忠義如雞伏卵如蠶吐絲息息不離亦念念皆在者也其上留忠齋書中言紂之亡也武

王太公以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抗夷齊二子之正論愈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其事戲奇乎其爲寓言及讀第五卷和游古意詩撫蕨衕嶁悲嘶爲得仁更不食山薇句自註云予初讀歎於先入武王太公一闢扣馬之諫既殺紂心焦然不倘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爲殷王盡有殷畿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王者位號仍如故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於宋故周書曰用告商王士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家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悲并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先

君子云此說聞之韓澗泉解論語則其說實遠有淵源故臨川李穆堂先生少時作周末滅殷論後見疊山此文喜其暗與之合也夫滅人天下而不滅人國惟武王太公能之秦漢而後如宋齊梁陳周隋篡竊必弒其故主者無論即漢之于秦唐之於隋號為伐暴救民者亦不曾有是也而欲以是望之元其可得乎且一姓不再興宋於南渡後已再續矣先生至此猶望其既厭復然乎然元之初意止欲求和若非拘其使者則或不動兵端郎至伯顏兵入建康危在旦夕元主猶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此時與之議和猶可幸延一線乃使至獨松關

復被殺被執此先生所以謂江南無好人而求一程嬰杵
臼及厮養卒不可得也且漢之亡也光武已中興矣而其
後劉備復得保蜀若顛木之有由蘗爲少康之一成一旅
不能爲後梁蕭詧之西附虜於魏或可能也此先生所以
國亡不即死而猶作此悲鄉之極思以望之于宋之故臣
而不能自已也卷中文婁脫誤記文如辛稼軒墓記一篇
文氣處處不貫秋且說中閒聖人一行亦不盡可解其他
字句之訛乙不勝乙安所得善本而校正之詩多奇崛万
古如謝翺劉辰翁惡所七古如酋蒲歌皆不在韓昌黎黃山
谷下北上一篇如文文山之衣帶銘百世下當湧泣讀之

且此詩曰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而和毛靖
可韻又曰此生何恨爲龔勝和曹東谷韻復曰不爲蘇武
即龔勝和葉愛梅韻又曰了知死別如龔勝辭洞齋葉甫
二劉兄送寒衣復云平生愛讀龔勝傳詩以言志先生之
志定久已餓死憫忠寺中何足爲詫予錄其文爲一卷他
日當與文山集選本合刻之爲江西二大忠臣錄

朱文端公事實畧

文端公　國史有傳外閒不可得覩其諸家著述鄂文端公有神道碑黃靜山先生有墓誌銘其家有行述鄂碑最高黃誌最核行狀最詳今錯雜錄之以備考公姓朱氏諱軾字若瞻號可亭瑞州府高安縣人康熙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潛江縣事潛江楚劇邑民饒吏黠俗儉賦繁公至下免耗令正供外一無所取而用法平允不為威赫以爭邑人鬥毆命案忤總督將劾之會新撫至知其賢獲免且共列薦牘內遷刑部主事陞郎中執法持論皆不阿權貴遂受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命督陝西學政公念秦地古多賢哲而欲誘掖後學使途徑易循莫如宋橫渠先生因板行其張子全書以禮爲教而以身作則期年教化大行然不名一錢歲試用報部例有費公費無所出以冊發舖司遞至京部吏沉擱不收科臣以遲誤劾免公華士譁然如失嚴師慈母於鄉試黜名時羣跪至公堂求奏留巡撫許之而卒不奏會有以其事上聞者 聖祖以問九卿韓城張公言朱學使公明之稱實爲空前絕後衆論皆同特旨命領職如故御碑稱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臨御垂五十年海內殷富江湖寬深藏疾納垢有貪夫墨吏幸脫羈

誅而公獨危言讜論屹然有立凡公所以受知　三朝由入貲通籍自作宦於秦楚之間始也乙未以光祿少卿超四級尹奉天以義禮教習旗民流寓之奸黠者驅懲之土著之醇樸者獎勵之民益和樂丙申陞通政司通政使九卿會議必虛心相酌不激不隨同僚歎服丁酉巡撫浙江以澄清吏治維持風俗為首務謂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而整俗莫先於去奢崇儉二端皆身自表率之吏皆奉法民俗亦丕變曰公教予儉也公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纂儀禮節畧二十卷以為之鵠浙西海潮為患者築塘為捍禦時築時圮公悉心籌畫言海塘北向近海當塘岸者為

北大亹南向近上虞塘岸者爲南大亹南北兩山對岸之
間爲中小亹向來海潮由中小亹入江近竟成陸地奏請
設法挑淤而海甯老鹽倉上虞　葢山兩處土塘皆易以
石其關瀹楗石丈尺符糯皆有法度故前後所築皆時修
時圮惟公所築者至今如故人皆以爲公至誠所感云庚
子內擢都察院左都御史丁外艱七上疏請終制堅不許
遂自請詣軍前効力　聖祖命往山西散賑公條陳便
宜五事凡銀米贏縮里甲戸口遠近多寡勸糶之方及所
以散給者規畫詳盡守令謹受條約全晉賴以活公稔知
天下州縣倉庫虛耗一遇歲歉發賑遂以冒銷爲辭乃面

山西之饑爲　上盡言其弊請嚴定章程飭下督撫勸捐所屬隨宜爲荒備又請出陳易新爲擇地分貯或糶或借一視民便毋令吏得爲奸事皆施行其賑濟別士於民別捐銀米發學給領尤爲良法勸積貯謂爲富民計尤爲哲言事畢復辭往陝西審案始給假歸葬聞　聖祖龍馭上升星馳至京　憲皇嗣統孜孜求治每遇　國家大政及進退人才必特命公與王大臣參議雍正三年補文華殿大學士命與怡賢親王籌辦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爲經理之資遂畫定章程分任人員大加經理水利則入工夫價土方丈量交秤水線散帑收籌測深用夯扣

期舜工莫不井井營田首重溝渠廣深相地分爲三等疏泉源鑿陂塘收樹行瀦築壩安閘製造人牛風水等車無不全備適浙江海潮泛溢惟公所經修塘身毫無坍損命公復往浙江會同撫臣查勘修理已又以母憂歸里竟未竟其功公之爲相也鄂碑謂遭逢 世宗憲皇帝聰明神武求治方殷六服承流萬廢具舉而公以雍容靜重多所補益仍粥粥若無能 世宗以是益重之其丁母憂也公在營田水利所 特旨傳諭吏部通政司及在京家屬不得以伊母訃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俟召彼至京朕懇切開諭庶無他慮及奏請解任開缺以終服制又 諭

以乃伊名節所關朕不忍奪其情允從所請嗚呼　聖主
臣賢千載下猶應感激涕零矣葬母畢即召還京以素服
在內閣行走乃疏請貤封之法凡四品以下文官止封父
母及本身妻室者請照武官例聽其以本身與妻封誥貤
封祖父母又請入九品官例有告身者請止封其父母不
必封其本身又請教授照知縣例學正教諭照縣丞例訓
導照九品例封其父母又封母者止封嫡母生母不封繼
母請得三母並封以勸孝慈部覆准行于年曠典遂起於
斯十三年浙江海塘復有衝決　宸衷焦勞公願親往料
理行至德州驚聞　世宗賓天之訃廻轅北行至阜城

已奉　高宗純皇帝旨召令回京於總理事務大臣處
協同辦事首奏開墾累民謂　國家生齒益繁通都大邑
無一隙未闢之土僻遠州縣間有未盡墾者緣山田磽确
旋墾旋荒又或江岸河濱東坍西長變易無定是以荒者
未盡開墾墾者未盡報陞至已熟之田有糧甚輕者亦由
土壤磽瘠數畝不敵肥田一畝即古者一易再易三易之
意非隱匿田糧者比故不特丈量不可行即勸令據實自
陳亦可不必又論刑獄人命所繫不可不虛公詳審酌理
原情有鍛鍊誣罔者督撫即行糾究刑具悉遵定制不得
擅用夾棍大枷皆奉　旨密議悉照原疏准行乾隆元年

八月薨於京邸其遺疏猶懇懇於理財用人之際謂臣查
額徵所儲於一切經費覺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倡
爲加增之說即祈　聖明乾斷永息浮言至於用人尤關
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際最易混淆惟在
皇上洞察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愼之又愼而已此文端公
居官行事之大畧也至於學術湛深於經而於禮尤邃其
序張子全書也謂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
者必身體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又曰學張子之學
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是其生
平實以關學自命而其於禮也固非口誦而不心維心維

而不躬行者所可比矣故所著之書史傳三編固知人論世之資卽躬行心得之驗以公之一身實兼名臣名儒循吏而備有之也儀禮節畧通俗可行禮記纂言增訂完善周易傳義已著錄於　四庫全書春秋傳義亦存目其他訂正大戴記板行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皆有裨於人心世道墓誌稱公爲人小心精敏而優游充澹若不見其能事上遇人一本於誠不爲矯飾篤彌　三朝褒寵備至益恭謹自始仕至極貴其居處食飲見者不知爲貴人所薦達士皆不使其人知不名講學其於心術義利公私之辨國家行政用人忠邪興壞得失之方持之醕如

也行述稱府君以誠慤之心淵粹之學受知　三朝以濟
時行道爲用以正直忠厚爲本不標講學之名而動以古
聖賢自律或者疑爲家庭之私言至　高宗純皇帝褒
邸之詞有曰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
聖祖朝端大議王言可以昭示萬世矣某嘗觀人之爲人
未有不隨時爲轉移者惟公始終一節不附和雷同儒者
多聚徒講學而公獨躬行多言性言命而公獨言禮康熙
朝寬大含容而公獨危苦自厲雍正朝猜嫌峻厲而公獨
靜重雍容至於大臣奔競近代幾成故事雖以李厚菴之
賢尚不能免而公獨泣辭踧踖至欲從軍塞外洪稚存謂

公爲大節夫大節者從禮出者也孔子謂約之以禮又曰克已復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公眞不愧爲孔子之徒矣以之從事孔廟實爲允宜其餘居鄉勸諭鄉人敦厚風俗皆公之一節不備書

文端公眞是理學名臣雖一時無人奏請從祀此文存留傳世後終必有爲公奏請者以近從祀諸葛蔡文諸丞相先賢而知之矣

記謝向亭先生逸事

向亭先生名階樹宜黄人嘉慶己巳科榜眼及第嘗督湖南學政嘉慶末年予館涿州盧家得其試牘讀之中多擬作儼然天崇大家附載文賦一篇似出陸機之上予心切向往謂爲李穆堂後一人作長箋一通寄投附以古文一冊還京復挈贄往謁時先生已病命長君出見還其贄而未還其文予下第旋歸明春再往會試先生病漸愈相見懽然袖出前文末及加題惟卷首書一行云細讀大文數首具見平生志事欽佩之至予下第卽南旋先生亦旋捐館今閱十餘年矣偶過魏雲衢學博問津亭閒談及向亭

雲衢謂功名有前定非人力所能爲也觀之向亭益信向亭家本寒鄉薦後無力進京同鄉程公任齋先生爲貴州按察使向亭漫遊黔爲時程公西席爲貴州某孝廉本無意計偕者忽夢見人送榜眼及第匾至館中孝廉心羨以爲應必在己辭程公爽助進京會試程公即請向亭填其額館孝廉會試不中怏怏而回以爲噩夢不足憑如此時逾年會試向亭得一年館俸即進京與同邑洪介亭先生同住撫州宜黃館中向亭家寄銀二百兩至館資用介亭具知之吳縣顧南雅先生者翰林中錚錚有聲者也與介亭久相識歲暮南雅至介亭宅借銀謂急需二百金以救

眉急朋歲卽可奉還介亭竊謚無銀爲之躊躇曰敝邑公
車謝某自貴州進京盤費粗足而其家新寄二百金來當
可移挪南雅請介亭往探向亭卽慨付二百金借與南雅
南雅心奇其人並索其詩文觀之歎服遂相得如手足明
歲會試南雅招向亭至其寓笑曰子色色俱佳他日當大
魁天下予曾與考差會試可望分房意欲得子爲門生可
乎但不知予果分房子卷又果在予房中否耳三月初六
午門候　旨南雅果在內簾閱至一卷喜曰此必向亭文
也適近金陳不在予房無人解薦細加評點親送總裁處
揖曰此眞金陳之文總裁亦喜榜發果向亭而向亭名更

藉藉都下矣向亭書法本佳殿試閱卷大臣取其卷入進呈十本中次在第五載蓮士中堂久耳向亭名謂同鄉與讀卷者曰本科江西有佳卷乎曰有次第五者當係宜黃謝某卷蓮士先生笑曰江西自某後三十年矣竟無大魁可嘆可歎諸大臣聞言心悟遂相約次第重檢其卷一人指向亭卷曰此卷書法甚佳提上一名一人又曰此卷書法甚佳又提上一名如此四數遂次向亭卷第二最後某大人至一人以言挑之謂第二人書法甚佳似可提起某大人不知其意笑謂書法果佳但在第二亦不低依次進呈向亭遂榜眼及第矣雲衢謂科名有定一榜眼及第某

孝廉欲緣夢倖得之不能載中堂故示意提拔之亦不能
豈非不容以人力爭者哉予退而思之彌歎天道之巧也
某孝廉無意進京緣夢而生此想而榜眼及第卒屬之代
我坐館之人此與宋史所載檢點作天子何異然檢點之
位必除去一人若榜眼屬向亭向亭自可北上得之而必
示夢某孝廉使之奔走盡氣此何以故蓋向亭文筆高絕
非過南雅必至交臂失之然非向亭借之以銀南雅亦必
不深識向亭且向亭貧士非坐程公之館何能以二百金
借人而非某孝廉進京則向亭不得此館又非示之以夢
孝廉亦必不進京冥冥之中欲得南雅與向亭作合遂故

示靈夢與某孝廉俾向亭得席其館貲北上路費用之不
盡故遂得別儲其家所寄二百金於篋以濟南雅之困而
因以結其知也此其夢豈偶然哉至於冥數已定藏中堂
夫何能爲用吳郊揚州爲某得狀元亦不必以爲口實矣
雖然向亭之才固不愧狀元者也豈惟不愧狀元并有古
大臣本事其得病也閙其爲撰萬言書用心過苦夫上萬
言書者宋有二人一爲范希文一爲王介甫向亭萬言書
予再索不肯出謂不過大有頭文章耳實則因其書留中
未發故不便出以示人然予以其文賦觀之落筆必高出
前人則此萬言書也亦必不爲床上之床屋下之屋者而

天竟不假之年以盡其用又謂之何予於是歎天可知而仍不可知也予前後留京五年埋頭讀書自兩座主外未嘗多見一人惟盧容菴先生因見予文善之而與之見向亭則予見其文善之而求見今兩先生皆不可作矣容菴先生疏請湯文正公從祀兩廡功在道學風簾請傳耆辦林清餘孽功在生民與日國史必有特傳向亭纔大進白不知何如然其文學實卓絕者也因攄雲衢言而書其逸事如此其亦李肇國史補之類也夫

敘事高老簡古頓挫跌宕深得龍門筆意就中發爲感慨安命俟命之學具見於茲小題做出一大文章

念菴文錄引

明史藝文志載羅洪先全集二十五卷吉安府志書目載羅文恭公石蓮集十二卷而予在鷺洲所見本則爲念菴集殆刻者非一史與府志各據所見本書之不足怪也惟謚名明史稿暨明史俱作文莊而府志與他書作文恭則莫詳其所以異同之故矣其學未遊陽明之門而私淑其教爲弟子闡明致良知之說到處聚徒講之而能救其流弊與王龍谿交好至篤所見則始終不同其見於夏遊記之所駁詰者遂爲洗發殘於截斷衆流故梨洲學案稱先生於陽明之學始而慕之已見其門下承領本體太易亦

遂疑之及工夫純熟而陽明進學次第洞然無間天下學者亦遂因先生之言而後得陽明之真其曉曉以師說鼓動天下者反不與焉可謂天下之公論矣至謂此身可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者以此心之虛而神耳一有所欲則未免窒其源而遏其流故欲希聖必自無欲始欲無欲必自靜始於是甘淡泊鍊槩者萬金可取而不取陋宅可修而不修孤棲石巖洞中默坐澄心而自狀其靜中之所得謂當極靜時恍然覺吾心虛寂無物貫通無窮如氣之行空無有止極如魚之遊水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

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皺固非形質所能限也云云則其境
地爲前人之所未到仙乎聖乎儒乎禪乎吾固不足以知
之矣昔周濂溪胸次如光風霽月而李延平又教人觀喜
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知視此何如千載而下必有能辨
之者生平與荊川爲石交俱負經世大才而先生不出謂
天下事荊川爲之卽不啻我爲之文章亦其流亞背無墻
壁無畔岸當正嘉之際共振起以成一家之言者也荊川
馳騁爲豪而包含更大先生則鞭辟入裡而覈核較嚴小
異大同如太華之有少華第文名爲理學所掩故論次明
文者多不及然文實傑出中間如尊經閣記雖陽明亦當

退避三舍矣今錄其尤者爲三卷

天傭子文録引

天傭子集十卷予遊楚幕時得之王霞九學使架上東鄉艾千子先生所著文也先生以時文名與陳大士章大力羅文止稱臨川四家然予喜讀大士時文而不喜讀先生時文以其過於枯瘠瘦骨峻嶒無論遜大士之別有風神即如章如羅亦似不如其思之銳而品之高也至古文則大含細入無體不工大畧宗仰歐陽而自有得心應手之妙其初繩趨尺步未能盡脫町畦其後浩乎沛然幾於別有天地大力所著章子書予未得見君太乙山房與此觀堂稿則去之遠矣集中時 文序最多其持論如老吏斷獄

無一字假借於人其與人辨論古文又如老將當關不肯一步退縮於後雖罵譏笑侮失雅人深致者頗多而揺其精論微言皆可以津梁後學以古人而論如劉子元之著史通以同時人而觀並錢牧齋之序詩集明史文苑本傳稱錢謙益負重名於詞林南英和之於下排詆王李不遺餘力豈不信哉王於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司馬德操之言實為古今通論先生獨事事綜核洞如觀火試讀其上提學陳公祖書大畧雄才深機遠想與賈長沙陳政事諸疏何相上下使得見用於世必能有裨於時乃間關閩中為唐王陳八可憂疏而卽犁貴志不必

論即所著之書亦爲盜攫而怒沉於水同邑李伍渶後序稱先生之意本不在於立言將欲鍊石以補堪輿之缺疏意一腔熱血百折若心既不著於事功而見於文者亦隨身以盡天之拶抑斯人抑何太酷今此集係後人拾摭不全之本即本傳所稱八可憂疏亦不在內可勝浩歎然其人言行相符死而後已視牧齋身爲鬻鬼終日駡人而卒爲焦濮肉爛無收拾者不啻天淵之隔矣今錄其文爲四卷